

中國華僑出版社

文／白／对／照

三國志

「西晋」陈 寿◎著

中华文化讲堂◎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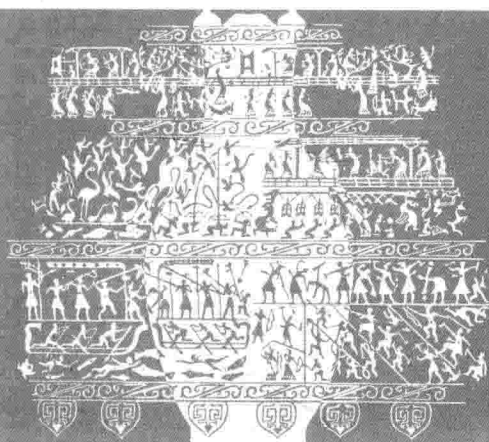
三

文／白／对／照

三國志

〔西晋〕陈寿著
中华文化讲堂◎译

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白对照三国志 / (西晋) 陈寿著 ; 中华文化讲堂译.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13-6449-4

I. ①文… II. ①陈… ②中…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纪传体②《三国志》—译文 IV. ①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1453号

● 文白对照三国志

著 者/[西晋]陈寿

译 者/中华文化讲堂

责任编辑/泰 然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张/92.75 字数/1300千字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6449-4

定 价/136.00元(全四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 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册

卷一·魏书一	
武帝纪	2
卷二·魏书二	
文帝纪	46
卷三·魏书三	
明帝纪	62
卷四·魏书四	
三少帝纪	80
卷五·魏书五	
后妃传	120
卷六·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	136
卷七·魏书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	164
卷八·魏书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	182
卷九·魏书九	
诸夏侯曹传	200
卷十·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	236
卷十一·魏书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260
卷十二·魏书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292
卷十三·魏书十三	
钟繇华歆王朗传	318

第二册

卷十四·魏书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	346
卷十五·魏书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386
卷十六·魏书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	408
卷十七·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	434
卷十八·魏书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456
卷十九·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	478
卷二十·魏书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	502

卷二十一·魏书二十一	
王卫二刘傳传	520
卷二十二·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	542
卷二十三·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	570
卷二十四·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	590
卷二十五·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612
卷二十六·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	646
卷二十七·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	670
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	
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692

第三册

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	730
卷三十·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	754
卷三十一·蜀书一	
刘二牧传	786
卷三十二·蜀书二	
先主传	794
卷三十三·蜀书三	

后主传	818
卷三十四·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	830
卷三十五·蜀书五	
诸葛亮传	838
卷三十六·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	858
卷三十七·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	872
卷三十八·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	884
卷三十九·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	902
卷四十·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916
卷四十一·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	936
卷四十二·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譙郤传	950
卷四十三·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	978
卷四十四·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	996
卷四十五·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	1012
卷四十六·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	1038
卷四十七·吴书二	

吴主传	1050
卷四十八·吴书三	
三嗣主传	1082

第四册

卷四十九·吴书四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1108
卷五十·吴书五	
妃嫔传	1124
卷五十一·吴书六	
宗室传	1136
卷五十二·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	1150
卷五十三·吴书八	
张严程阚薛传	1178
卷五十四·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	1196
卷五十五·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	1224
卷五十六·吴书十一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1252
卷五十七·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1272
卷五十八·吴书十三	
陆逊传	1298
卷五十九·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传	1324
卷六十·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钟离传	1342
卷六十一·吴书十六	
潘濬陆凯传	1368
卷六十二·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	1386
卷六十三·吴书十八	
吴范刘惔赵达传	1400
卷六十四·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1410
卷六十五·吴书二十	
王楼贺韦华传	1440

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萆。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剖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乾，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气已绝手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佗言。

府吏儿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盐渰严昕与数人共候佗，适至，佗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车，人扶将还，载归家，中宿死。

华佗，字元化，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叫作𡵚。在徐州一带游历求学，通晓数种经史典籍。沛国相陈珪举荐其为孝廉，太尉黄琬征辟，他不去。华佗精通养生之方，当时人以为他年龄已经将近一百岁而有年轻人的容貌，又精于医方用药，给人治疗疾病时，不过配制几味药物；对药物的分量心中有数，从不重复称量，煮熟了就让病人饮服，告诉病人服药的多少和注意事项，这样，药服完病就好了。如需艾灸，只选一两处穴位，每处不过灸七八次，病痛便消除了；如需扎针，也不过选一两处穴位，并告诉病人：“针应当到达哪里，针若已到达，就告诉我。”病人说：“已经到了。”随即拔针，病随之消除。若体内患病，扎针服药的效用达不到患处，需动手术切除的，便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一会儿工夫病人就像醉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华佗就破腹取患。病患如在肠里，就开肠清洗，再将腹部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后，伤口便痊愈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觉，一个月左右，伤口就会完全长好。

原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半年，腹部疼痛得厉害。华佗诊脉，说：“胎儿已死。”又让人用手摸胎儿的位置，如在左是男胎，在右则是女胎。那人说“胎位在左”，于是，让孕妇吃打胎药，果然生下一男胎。夫人的病就好了。

县吏尹世苦于四肢疲劳，口中干渴，不愿听见人的声音，小便困难。华佗说：“试着吃些热饭，如能出汗，病就好了；如不出汗，三天后就没救了。”这人赶紧做热食吃，仍不出汗，华佗说：“元气已然耗尽，当哭泣而死。”果如华佗所料。

府吏儿寻、李延在一起住，都感到头痛身上发热，所患的病一样。华佗说：“儿寻当催泻，李延应发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治疗方法不同，华佗说：“儿寻外实内虚，李延内实外虚，所以治疗时应有区别。”于是，分别给他们服药，第二天，两人就好起来了。

盐渑县的严昕和几个人一起等候华佗，华佗刚刚到达，就对严昕说：“你的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严昕说：“和平时一样。”华佗说：“从你的面色上看，你得了急病，不要多喝酒。”这些人坐了一会儿就回家，走了几里远，严昕突然感觉头晕并从车上掉了下来，大家扶着他回家。回到家中，第二天夜里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诣佗视脉，曰：“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佗言。

督邮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谓佗曰：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问佗，佗曰：“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佗与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厕，蛭螫其手，呻呼无赖。佗令温汤近热，渍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数为易汤，汤令暖之，其旦即愈。

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顷，佗偶至主人许，主人令佗视平，佗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相见，五日卒。”应时归，如佗所刻。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悬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悬此蛇辈约以十数。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杀佗。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

就死了。

原督邮顿子猷得病已经差不多好了，请华佗去诊脉，华佗说：“您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完全恢复，不要太劳累，如果同房可能会发病而死。死之前，会吐着几寸长的舌头。”他的妻子听说他的病好了，从百余里远的地方过来探望他，当夜留下来同房。隔了三天顿子猷病发身亡，情状和华佗说得一模一样。

督邮徐毅生病，华佗前去给他看病。徐毅对华佗说：“昨天让医曹吏刘租针刺胃管之后，就苦于咳嗽，想躺下也不得安宁。”华佗说：“针没有刺到胃管，误刺中肝了，你的食量会一天天减少，五天后就没救了。”一切都像华佗说得那样。

东阳县陈叔山的小儿子两岁时得了大病，下泻前常常先啼哭，一天天瘦弱下来。询问华佗，华佗说：“他母亲怀孕时阳气内敛，乳汁虚冷，孩子受了母亲的寒气，因此不能应时而愈。”华佗给他吃四物女宛丸，十天病就好了。

彭城的王夫人晚上上厕所，被蝎子蜇了手，痛得呻吟呼叫，没有办法。华佗让人把汤药烧热，让她将手浸在里面，她终于可以睡着了，但旁边的人要为她多次更换汤，汤要让她的手保持温暖，第二天早上病就痊愈了。

军吏梅平得病，除去军籍回家，他家住在广陵郡，还有两百里路才到，留宿在亲戚家中。过了不久，华佗偶然来到了主人家，主人请华佗给梅平看病，华佗对梅平说：“如果你早点见到我，就不会到这地步。现在疾病已经郁结，赶快回去还可以和家人相见，五天后就要死了。”梅平马上赶回去，一如华佗所预料的那样。

华佗走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得了咽喉阻塞的病，想吃东西但是又咽不下去，他的家人用车载着病人想去看医生。华佗听见病人的呻吟声，停下车来前往探视，对病人说：“刚才我来的路边有个卖饼的人家，那里有蒜泥调和的酸醋，买三升喝下去，病自然就会好了。”病人依照华佗的话去做，立刻吐出一条蛇状的虫子，把它挂在车边，想到华佗家去致谢。当时华佗还没有回家，有小孩在门前玩耍，迎面看见来人，互相说：“这些人好像碰到了我家公公，看车边挂的那种致病的东西就知道了。”病人进屋坐下，看见华佗家北面墙上挂着大约十条这样的蛇状虫子。

又有一个郡守得了病，华佗认为郡守的病只有经过极其愤怒才能治好，便收了郡守很多钱却不给郡守治病，不久又丢下郡守走了，并留下一封信谩骂郡守。郡守果然非常愤怒，令人追赶捉拿华佗并将华佗杀掉。郡守的儿子知道其中的内情，让那些人不要追。郡守愤怒到极点，吐出几升黑血后病就好了。

又有一个当官的人感到不舒服，华佗说：“你的病在体内深处，当剖腹治

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救。”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去。”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小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背痛。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所。

佗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

痛。但君的寿命也超不过十年，这个病不能致命，忍病十年，君的寿命也到头了，不值得特意剖腹治病。”那人忍耐不了病痛，一定要去除病患。华佗便动手为那人治病，病症很快消除，十年后这个人也死了。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闷，面色发红，不思饮食。华佗为陈登诊脉后说：“府君的胃中有几升虫子，将要结成肿毒，是生腥食物吃得太多造成的。”当即配制了药汤二升，先让陈登喝了一升，过一会儿又让陈登全都喝光。过了一顿饭的工夫，陈登吐出大约三升虫子，红头，躯体都会蠕动，有半截是切细的生鱼肉，病也马上痊愈。华佗说：“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遇到好医生才能解救。”三年后陈登果然发病，当时华佗不在，结果就像华佗所说不治而死。

太祖曹操听说华佗的医术后召见华佗，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服侍。太祖苦于头风病，每次发病时，心乱眼花，华佗用针扎他的鬲间，手到病除。

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很严重，让华佗来诊断，华佗说：“怀孕后伤了胎但没有打胎。”将军说：“以前确实伤了胎，但是已经打胎了。”华佗说：“根据脉象，胎还没有打。”将军认为华佗说的不对。华佗离开了，将军的妻子稍微有些好转。一百多天后病情又发作，再次找来华佗。华佗说：“这个脉象的惯例是有胎。前一次应当生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先出来了，出了太多血，后一个孩子来不及出来。母亲自己没察觉，旁边的人也不明白，没有帮忙再接生，因此没有生下来。胎儿死了，血脉不再通畅，一定会干枯贴在母亲脊背内部，所以您妻子经常感到后背疼痛。现在应该给她汤药，同时用针扎一个地方，这个死胎一定能出来。”用完汤药和针灸后，将军的妻子痛得和要生孩子时一样。华佗说：“这个死胎已经干枯很长时间了，不能自己生下它，应当让人掏出来。”果然取出一个男胎，脚都齐全了，颜色发黑，大约有一尺左右。

华佗的绝技，都像这样。但他本来是士人，而以医作为职业，心中常感到懊悔。后来太祖亲自处理国事，病得很严重，叫华佗专门医治。华佗说：“这种病一时很难治好，长期治疗，方可延迟岁月。”华佗长期离家，想要回去，因所以说：“适才得到家书，想暂时回去。”到家后，借口妻子病了，多次请假不返。太祖几次写信叫他，又命令郡县官吏遣送他回来。华佗仗恃自己的技能，厌恶为人役使以求食，仍然不上路。太祖大怒，叫人前往调查核实。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赐给小豆四十石，宽限假期；如果他弄虚作假，便拘捕送回。于是用驿车押送到许都的监狱，经拷问，本人认罪服罪。荀彧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的确很高明，事关人命，应该宽赦他。”太祖说：“别担忧，天下难道会没有这等鼠辈吗？”于是将他拷打，以至死于狱中。华佗临死，拿出一卷书送给狱吏，说：“这书可以活人。”狱吏怕犯法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他，索火烧了。华佗死

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初，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寤，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臃，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快自养，一月可小起，好自将爱，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服此散，亦行复差。若不得此药，故当死。”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亲中人有病如成者，谓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祥？先持贷我，我差，为卿从华佗更索。”成与之，已故到譙，适值佗见收，匆匆，不忍从求。后十八岁，成病竟发，无药可服，以至于死。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治，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胸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胸藏针下五六寸，而病辄皆瘳。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黏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云。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乐备，表欲庭观之，夔谏曰：“今将军号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纳其言而止。后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